樊川文集夾註

樊川文集卷第一　夾註

中書舍人杜牧　字牧之

新唐書本傳曰杜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沈傳師表為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為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顗病棄官復為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去去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為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為湖州刺[illegible][illegible]手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李甘李中敏宋邧善其通古今善處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不平年年五十卒太乃[illegible]

為文章挍之狀於詩情致豪邁人号為少杜以別者杜大

賦三首

古詩二十八首

阿房宮賦史記始皇本紀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雄景叔華清宮挋圖秦為阿房宮漢為温泉宮及天宝五載因阿房遺址廣温泉舊制為華清宮本集啓宝歷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

宮殿

六王畢四海一史記始皇本紀武威旁暢振動四極擒滅六王闡并天下過秦論云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西京賦六合為疆周者有六註韓魏燕趙齊楚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註初穆公覽然後六国竟滅秦果并而居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前漢書註驪山在新豐南氏日故驪戎国也通是驪巔理長安秦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從都之秦川亦已開中漢書註咸陽今謂渭城

是也二川溶溶流入宮墻按清華宮圖一[illegible]東繡嶺出流入東墻一川自西繡嶺出歷芙蓉園流入西繞墻二川合流於望仙樓下南入于渭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鬭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淮南子蜂房不容鵠伊註房巢也水渦烏禾切水坳也矗初六切直皃不知乎幾千萬落選註落居也巷屋之類詩史千村萬落生荊棘長橋臥波未雲何龍左傳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詩話杜牧阿房宮賦長橋臥波未雲何龍洪駒父註皆謂牧之誤用龍見而雩事牧之不應爾鮑慎由欽止謂予言古本是未雲何龍當

以此為是見沈括筆談又複道行一作橫空不霽何虹史記始皇

複道向阿房宮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高低冥迷不知東

西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

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

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

秦宮人史記始皇本紀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

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明星熒熒

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

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

過也（舞駐卓音若雷）轆轆（盧谷切或從录車聲也）遠聽杳不知

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

望幸焉（司馬相如封禪文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有不見者三十

六年（史記始皇本紀始皇享國三十七年崩驪邑）燕趙之收藏（准南

子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韓魏之經營（詩經之營之）齊楚之

精英（江賦金精王英）幾世幾年摽掠其人倚疊如山

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

棄擲邐迤（上輦介切下演徧切邐迤連延也）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礼記分囯如錙銖註八两爲錙銖權分十黍之重）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漢書鄭食其傳農夫叔耒紅女下機註紅讀曰工）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沈休文詩豈若乘舟去俯映石磷磷註磷磷水中石見）瓦縫（房用切衣會也）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

於九土之城郭国語展禽曰共工氏之后后能平九土韋昭曰九土九州之土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嘔鳥侯切啞於加切嘔啞小兒學言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書獨夫紂戍卒叫函谷舉漢書秦二世元年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陳勝吳廣皆為屯長行至蘄會天大雨失期勝廣乃謀舉大計云云勝乃立為王號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以應勝過秦論秦以區區之地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又見始皇本紀漢書註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舊關餘跡焉楚

人一炬可憐焦土（漢書項羽傳羽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漢書高紀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註族謂誅及其族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史記始皇本紀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傳之無窮）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掾言崔[illegible]侍郎[illegible]）

命於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
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大學博
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廼離席與言
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天子選才俊
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大學生十數
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廼進士
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
重必恐未暇披覽於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
奇之武陵曰請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曰
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卻
請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諸公
曰適吳大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為誰曰杜
牧眾中有以牧不拘細行問之者郾
曰已許吳君矣牧雖屠沽不能易也

望故園賦

本集上知已啓有廬於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意故作望故園

賦

余固羇人兮故園羇地念歸途之幾里訴余心之未歸兮雖繫日而安至李白惜餘春賦恨不得掛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既操心之大謀欲當時之奏技技固薄兮豈易售矧將來之歲幾人固有尚珠金印節劉熙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漢書高紀註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人固有為背憎面悅擊短扶長曲邀橫結吐片言

千口莫窮觸一機而百關俱發淮南子註[illegible]之也若發機註機弩機開言其疾也嗟小人之顓蒙兮揚子倥侗顓蒙註顓蒙頑愚也尚何念於逸越余之思歸兮走杜陵之西道前漢書地理志杜陵屬長安京兆尹巖曲天深地平木老隴雲蒸樹風高霜早周臺漢園斜陽暮草寒四望蜀峯聯嶂蒸蘢氣佳後漢光武紀論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遥望見舂陵郭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嵧聯地軸繚粉堞於綺城直矗未央於天上漢高紀七年蕭何治未央宮月出東

山苔靡向關長煙苒惹寒水汪瀠遠林雞犬兮樵夫夕還織有桑兮耕有土昆令季強兮鄉黨附焉悵余心兮捨茲而何去憂豈無念念至謂何魏文帝與吳質書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憤慍悽悄顧我則多萬世在上兮百世居後中有一生兮馳為壽夭見下何者為彭殤註生既不足以紐女九切佩兮屈平離騷經紐秋蘭以為佩註紐結也言己脩身清絜採香草以為服佩也顧彼務之纖小賦言歸兮詩言告言做余之志世徒

兮紛擾

晚晴賦 并序

秋日晚晴樊川子三秦記長安正南曰秦嶺嶺下水北流為秦川一名樊川目于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書賦云雨晴秋容新沐兮依遶園而細復面平池之清空兮紫閣青橫遠來照水原化紀終南山紫閣峯去長安城七十里如高堂之上見羅幕兮垂乎鏡裏梁簡文帝鏡鑾詩精金成器懸鏡在高堂木勢黨伍兮行户郎切者

如迎偃者如醉高者如達低者如跂(去智切跂也又舉足也)一松數十株切切交峙如冠劒大臣國有急難逹立而議於林外裹兮十萬丈夫甲刃摐摐(音窓打鐘鼓也)密陣而環侍豈負軍令之不敢嚬兮何意氣之嚴毅復引舟于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斂然如女墮蕊黦(於歇切色變也又紆勿切玄黃色)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兮遡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雖先

芼於岸側兮絳綠黃紫絡頭色賤兮或妾
婢間草甚多叢者束兮靡者杳兮御風獵日
如立如笑兮千千萬萬之狀容兮不可得而
狀也若子者則為何如倒冠落佩兮與世闊
疏敖敖休休兮爾雅敖敖傲也註傲慢賢者又曰休休儉也註良士節儉
寘徇其愚而隱居者乎

感懷詩李註時詹翊册兵

高文會隋季唐書高祖紀贊高祖之興手義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歟隋亂

而蒙德澤繼以大宗之理制度紀綱云云大宗贊盛哉大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謚曰文

提劍徇天意史記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扶持萬代人步驟三皇地白虎通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騖聖云繼之神神仍用文治大宗本紀天寶十二載上尊號爲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玄宗本紀開元二十七年二月己巳群臣上尊號開元聖文神武皇帝憲宗本紀史臣曰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詎謂丞相曰大宗之制業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覽國史乃知卿不啻不如先聖德澤酌注靈沉甜甘[illegible]

髓列子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旄頭騎箕

尾史記旄頭胡星也晉書旄頭黃道之所經也大而數尽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莊子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詩史旄頭昔紫微註祿山亂中原陷長安也風

塵薊門起通典漁陽郡今薊門漢書終軍傳過境有風塵之警注宜設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唐書安祿山柳城胡人也為范陽節度使天寶十四載反詔郭子儀東討

胡兵殺漢兵屍滿咸陽市新唐書天寶十五載六月辛卯蕃將火拔歸仁執哥舒翰叛降于祿山遂陷潼關己亥祿山陷京師宣皇走豪傑新唐書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諱亨玄宗第三子也開元二十五年皇太子瑛

發死明年立為皇太子天寶十五載玄宗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玄宗許之七月壬戌裴冕等請太子即皇帝位甲子即皇帝位于靈武尊皇帝曰上皇天帝十一月郭子儀率回紇從安祿山戰于河上敗之淮南子智過万人者謂之英千人者俊百人者豪十人者傑

談笑開中否左太仲詠史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詩史述懷詩漢運初中興註凡王室中否而再興謂之中興如周之宣王漢之光武唐之中宗是也

蟠螭兩河間地理志蔡州汝南郡淄青齊海等十五州屬河南道鎮州常山郡幽州范陽郡等屬河北道稱兩河間中冀州

燼前終不開士命切息也

號為精兵處齊蔡燕趙魏史記韓信傳

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合琛千里疆

争爲一家事逆子嫁虜孫西鄰聘東里急熱

同手足唱和如宫徵法制自作爲禮文爭僭

擬擬字當作儗漢書賈誼傳諸侯王僭儗註儗比也上比於天子儗音擬僭階

螭鬬角畫屋龍交尾署紙曰替名分財賞稱

賜劉隍戚呌南切貪欲也萬尋孟子註八尺爲尋繚垣疊千

雉西京賦繚垣緜聯四百餘里左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註方丈曰垣三垣曰雉

誓將付孱孫孱士山切劣也士連切不肖也又血絶然方已

本集上刘司徒書約在子與孫孫與子血絕而已 九廟仗神靈唐書要開

元十一年玄宗立九廟追尊宣皇帝為獻祖光皇帝為懿祖以備九室 四海為

輸委海賦長為委輸註長為委輸水皆委輸送而入于海輸去聲言衆 如何

七十年汗赩含羞恥七十年見本集罪言赩迄力切大赤也 韓

彭不再生韓言彭越 英衛皆為鬼唐書近代称名將者英衛二公

謂英国公李勣衛国公李靖 凶門爪牙輩淮南子凡国有難君自宮召將

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耳主親操鉞授將軍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辭而行乃爪

鬋設明衣鑿凶門而出註凶門北出之門也詩祈父子王之爪牙 穰穰如兒

戲漢書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曰嗟乎此眞將軍矣郊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累聖但曰吁閫外將誰寄漢書馮唐傳上古王者遣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屯田數千萬馮鑑續事始公田曰屯田凡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儲隄防常慴惴淮南子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理隄防道通溝瀆慴之涉切懼也惴之睡切憂懼也急征赴軍須詩史軍須遠籌繇註軍須師旅之費也厚賦資凶器老子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矣因隨畫一法漢書曹參傳蕭何爲法講若畫一註畫一言整齊也且逐隨時利流品摠豪右網羅漸離

弛曳狄日開張黎元愈樵悴楚辭漁父顏色樵悴蕭邈

笑逮大平蕭然畫頰賁至于貞元末鄭侯家傳德宗

初設改元帝謂李泌曰本朝之盛無如貞觀開元各取一字改号貞元風流恣

綺靡文賦詩緣情而綺靡注精妙也艱極泰循來元和聖天

子元和聖天子唐會要憲宗元和十四年七月又上尊号曰聖文神武皇

帝英明湯武上茅茨覆宮殿墨子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

茅茨不剪采椽不劉漢書註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封章縫帷帳漢書

東方朔傳集上書囊以為殿帷縫直覓切說文衣縫解也伍旅拔雄冠[illegible]

古今註伍一伯一伍之伯五人為伍伍長一日伴

左傳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注五百人為一旅

夢卜庸真相 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日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日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日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勃雲走轟運 漢武內傳雲氣勃鬱詩如雷如霆

河南一平盪 見上蟠聯兩河問註唐書憲宗紀元和九年淮西節度使吳少陽卒子元濟匿喪自總兵柄朝廷遣使弔祭拒而不納以山南節度使嚴綬充申光蔡等州招撫使十年正月嚴綬帥師次蔡州界制削奪元濟在身官爵

裴度傳元和十二年李愬李光顏屢奏破賊然國家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餉不勝其敝上亦病之宰相等以勞師敝賊意欲罷兵見上互陳利害度獨無言宰相等出獨留度謂曰卿能為朕行乎度曰臣誓不與賊偕全臣昨見元濟乞降表料此亦賊勢實窘蹙若臣自赴行營破賊必矣上然之詔度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等使十三年八月度赴淮西度名雖宣慰其實行元帥事仍以郾城為理所至郾城巡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十月十一日唐鄧節度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元濟度自蔡州入朝本集罪言元和中率天下兵誅蔡誅青頓之五年後漢書梁統傳高祖受命誅暴平盪天下繼于長慶初燕趙終畢禮長慶穆宗年號盡四新唐書紀元和十五年五月穆宗即

皇帝位十月成德軍觀察支使王承元以鎮趙深冀四州歸于有司長慶元年二月劉總以盧龍軍八州歸于有司八州幽涿檀瀛莫營平也舁音余對舉也襁居兩切負兒衣也攜妻負子來北闕爭頓顙故老無兒孫爾生今有望茹鯁古杏切魚骨也又刺在喉喉尚隘負重力未壯坐幄無奇兵孫武兵法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張景陽詩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吞舟漏疎網漢書酷吏傳漢興破觚為圜斲琱為樸号為網漏吞舟之魚註言其疎也鹽鐵論曰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疏吞舟之魚骨添薊垣沙見上門註薊血漲滹沱浪山海經太戲之山滹

泒之水出焉在代州繁時縣東秖云徒有征淮南王上書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安能問無狀漢書刘德傳起居無狀註無狀無善狀也一

日五諸侯奔士如鳥往見本集罪言取之難梯天

決之易反掌枚叔諫吳王書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又曰易於反掌安於泰山

蒼然大行路十道志河南道路州有大行山翦翦還榛莽榛木叢生也莽草深曰莽

關西賤男子漢書蕭育傳蕭育杜陵男子也誓開

虜杯羹漢書項羽傳羽軍廣武相守乃爲高俎置大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大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烹乃翁幸分

一囊杯請數條屢事見下生註賈誼其為我聽蕩蕩

乾坤大漢書礼樂志大海蕩蕩註蕩蕩廣大皃瞳瞳日月明叱

起文武業可以豁洪濵安得封域內長有扈

苗征書啓与有扈戰于甘之野又曰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七十里百里孟子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彼亦何常爭往往念所至得醉愁蘇醒韜

吾辱狂心叩閽無助聲思玄賦叩帝閽使啓扉聊書感

褱韻楚之遺賈生漢書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

中文帝召為傳主是時匈奴强侵迫天下初
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廟淮南濟
北王皆為逆謀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
建其大畧曰云云且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
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
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
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杜秋娘詩并序

杜秋金陵女也十道志潤州舊名京口東楚之金陵建業也晉為丹徒隋為潤州東有潤浦故名之吳改為石頭晉諱業改為建康年十五為李錡妾後錡叛滅新唐書李錡淄川王孝同五世孫遷潤州刺史多積奇寶歲時

奉獻德宗昵之錡因恃恩驁橫憲宗即位召王錡為請道行營兵馬使自宣撫信三用進
詩錡敗送京師腰斬籍之入宮有寵於景陵憲宗葬景陵穆
宗即位命秋為皇子傅姆姆莫候切女師也皇子壯封
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己者指王為根
王被罪廢削唐書穆宗子懷懿太子湊少雅裕有度量長慶元年始王漳文
宗即位疾王守澄顓很引支黨撓國謀盡殺之密引宰相宋申錫使為計守澄客鄭注伺
知之以告乃謀先事殺申錫又以王賢有中外望因欲株聯大臣挨吏之乃令神策虞侯
豆盧著上飛變且言宮車晏駕則朱訓與申錫昵吏王師文圖不軌訓嘗言上多疾太子

切若兄弟及涉藩王立申錫陰以金幣遣
王而王亦以珍服厚答即捕訓等繫神策獄
榜掠定其辭諫官群伏閤極言出獄牒付外
辭治註等但事淺乃請下部及王帝未之悟
因黜湊爲巢縣公時大和五年也唐書宋申
錫字慶臣擢進士第文宗即位再轉中書舍
人復爲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
宮禁之變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剗除
本根思可與決大義者察申錫忠厚因召對
俾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倚申錫以執政申錫頓
首謝未幾拜尚書右丞踰月進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言
而守澄黨鄭註得其謀大和五年遣軍侯豆
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叛守澄持奏浴堂
持遣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曰謀
反者亦申錫耳當召南司會議不然京師亂

足亂矣守登不報對去次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會中書集賢院雜驗申錫反獄具日召群官悉入初欵疑申錫死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叩閤請出著与申錫劾正情狀帝悟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為冤秋因賜歸故鄉予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

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十道志潤州有京江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宋玉好色賦東鄰之女施朱則大赤施粉則大白老濞即山鑄漢書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也武去鼂錯說上曰吳王不改過自新逆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煑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後庭千雙眉

吳志孫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本註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李錡長唱此辭濞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岸綠楊垂十道志開內道灞水註灞水出藍田北入渭聯裾見天子盼上足辨切美目也眄下莫見切斜視也獨依依椒壁懸錦幕後漢書註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鏡奩離鹽切盛物匣也蟠蛟螭低縣認新寵窈裊復歎怡月上白璧門三輔黃圖未央宮正門曰璧門飾以玉璧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

重開拾乃結乃協二切胺也紫簫吹本註晉書盜開涼州張駿塚得紫玉

簫莓苔夾城路玄宗紀開元三十年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南

苑鴈初飛詩史旁江頭憶昔霓旌下南苑註唐曲池坊南有南宫紅粉

羽林仗古詩娥娥紅粉裝漢宣帝紀羽林孤兒註天有羽林星林諭若林木之盛

羽羽翼鷙擊之意故以名武官馬又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孫羽林官教以五兵歸

日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獨賜辟邪旗吳淑錦賦辟邪天馬之奇後漢靈帝

紀註辟邪獸名歸來煑豹胎六韜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

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著玉杯象著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饜飫不

能飴沈括筆談杜牧杜秋娘詩饜飫不能飴飴乃餳耳若作飲食當音飲拾遺記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国來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昭王処以單綃華幄飲以瓀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咸池昇日慶淮南子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詩如日之昇銅雀分香悲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遺令曰吾婕好伎人皆著銅雀臺於其臺堂上施六尺床張繐帳朝晡設脯糒之属月朝十五日輙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餘香可分与諸夫人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鷰禖得皇子礼記玄鳥至之日以六牢祠于高禖註玄鳥鷰也燕以施生時來巢堂宇而孚乳産育之象也娀氏之確

以為侯高辛氏之代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禖說文祭也古者求子祠高禖‧壯髮綠緌緌漢書趙皇后傳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註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圭頭者是也集音緌垂也

畫堂授傳姆漢書成帝紀孝成皇帝元帝太子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天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褓補抱切說文小兒衣也

金盤犀鎮帷西京雜記緋陽酒賦錦綺為席犀璩為鎮天室遺事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国進犀一株色黃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

長楊射熊羆長楊賦序上將大誇胡人以多

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張羅網罝罘
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兎麋鹿載以檻車
輸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
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
武帳弄啞伊漢
咿書
汲黯傳上嘗坐武帳注武帳織成帳為武士
象也啞烏雅切笑聲也咿於夷切喔咿強笑
漸抱竹馬劇續博物志王元長曰小兒五歲
日鳩車之戲七歲日竹馬之遊
稍出舞雞奇異苑魏武時南方獻山雞帝欲
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取大
鏡著其前雞鑑形而
舞不知止遂至死
嶄嶄鋤含切
岩高也
盤冠珮侍
宴墜瑤池神仙拾遺周穆王滿昭王子也少
好神仙嘗欲使車轍馬迹遍於天
下以欲黃帝焉乘八駿之馬
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
眉字儼圖畫枝
桌

七發陽氣見於習于之問神秀射朝暉光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漢書江充傳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遂白奏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禎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太子由是發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王幽茅土削尚書緯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漢雜事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臣以戶賦租入為數不受茅土不立社秋放故鄉歸觚稜拂斗極西都賦上觚稜而棲金爵

註觚稜開角也註觚八觚有隅者也音孤說文稜柧也柧與觚同迴首尚遲

遲孟子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四朝三十載唐書

帝紀憲宗在位十五年穆宗四年敬宗二年文宗十四年共四朝三十五年似夢

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十道志關內道華州有潼關吏髮已

如絲卻嗅吳江渡舟人那得知歸來四鄰改

茂苑草菲菲十道志淮南道茂苑注吳王所作清血灑不盡

仰天知問誰寒衣一疋素夜借鄰人機我昨

金陵過聞之謂歔欷漢書張良傳戚夫人歔欷流涕自古皆

一貫夾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姬

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巫臣屈巫）對曰其信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

辭而以夏姬行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春秋後語吳王夫差夜越越進西施請退軍吳王許之既得西施甚寵之為築姑蘇臺以珠玉飾之初吳王用子胥而霸天下及得西施長遊姑蘇臺宴樂少見子胥子胥諫曰臣恐姑蘇不久為麋鹿之游王不聽遂賜子胥死越王果與范蠡將兵三千一夜西渡至明當吳中軍下營列陣吳王不意大敗之蘇子瞻水龍吟詞五湖閒道扁舟攸去仍携西子註世說范蠡既相越平吳之後因取西子遂乘扁舟泛五湖而去史記范蠡既雪會稽之恥適齊為鴟夷子皮

織室魏豹得芳符切說文云軍所發也作漢太平基漢書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家魏媪通生薄姬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王而

魏媼納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納後宮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漢書文帝紀贊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

漢書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竇姬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

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

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

後漢紀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史記五宗世家長沙定王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

珊瑚敔

高齊作婢舂黃糜

北史齊后妃傳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大后從婢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竝馬願得生死一處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奔鄴復以淑妃奔青州後主至

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示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与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達妃為淑妃所譖幾致於死隋文帝將賜達妃兄李詢令著布裙配舂詢母逼令自殺齊本紀齊高祖姓高氏諱歡鷄鳴集馮淑妃小字珊瑚

蕭后去揚州突厥為閼氏北史隋煬帝皇后蕭氏梁明帝山故之女也煬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立為皇后及帝幸江都臣下难二字文化及之亂隋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竇建德建德妻曹氏妬悍煬帝妃嬪美人並使出家并后置於武強縣是時突厥處羅可汗方盛遣使迎后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廷貞觀四年破突厥以禮致之歸于京師二十一年殂詔以皇后禮於揚州合葬於煬帝陵漢元帝紀竟寧元年春正月匈

奴孝轉邪單于來朝賜單于王嬙為閼氏註王嬙王氏女名嬙字昭君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也女子固不定主林亦難期射鉤後呼

父齊語桓公自莒返至于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不若夷吾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有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使請諸魯注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管子遁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注父君尊於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号致也釣翁

王者師見上黄註卜庸真相無國要孟子史記孟子鄒人也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宣王齊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

而闘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
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
曰起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
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
之德是以所好者不合退而与萬章之
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有人毀仲尼

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
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
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
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
也

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

史記李斯楚上
蔡人也西說秦
王拜為客卿會韓使鄭国來間秦以作溉渠
已而覺秦之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
使秦者大抵為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客斯
議在逐中乃上書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斯官

後始皇為皇帝
以斯為丞相

安知魏齊首見斷簀中屍 史記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
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
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
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
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
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
既歸以告魏相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
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
飲者醉更溺睢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
睢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
守者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
得出亡伏匿更姓名曰張祿秦封范睢以應
號為應侯范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
知以為范睢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

魏使須賈於秦范睢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魏齊自剄趙王取其頭予秦賫音責來賫也

給喪蹙張葦廊廟冠峩危

漢書周勃以織薄曲為生常以吹簫給喪事高祖初起勃以中涓從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邑萬戶前漢書申屠嘉以材官蹶張從高祖擊項籍遷為隊率文帝時以御史大夫為丞相封侯

珥貂七葉貴何妨戎虜支

漢書金日磾傳贊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左太沖詠史詩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註珥插也

蘇武却生返

漢書蘇武字子卿武帝遣武以中郎

將使持節送匈奴單于欲降之乃幽武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杖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立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在某澤中云武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拜為典屬國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强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鄧通終死飢

漢書鄧通以擢舡為黃頭郎文帝尊幸之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莫富如此及文帝崩景帝立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王張

既難測莊子天其運乎孰主張是翻覆亦其宜廣絕交論榮悴富貧存亡之約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地蓋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措何為而捉足何為而馳耳何為而聽目何為而窺己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貽

郡齋獨酌黃州作

前年題生靈今年題帶霜時節序難及[illegible]雖古今同鴈行禮記兄弟之齒鴈行甘英窮西海四萬

到洛陽後漢西域傳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史臣論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東南我所見比可計幽荒中畫一萬國角角用棊布方傳弈論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註枰棊局線道也罫線之間方目也吳都賦解署棊布註如棊分布也地頑壓不宂天迴老不僵後漢書左迴天屈指百萬世過如霹靂忙人生落其內何者為彭殤莊子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万物與我為一促束自繫縛儒衣寬且

長旗亭雪中過西京賦旗亭五重俯察百隧註旗亭市樓也敢問當壚娘漢書相如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註賣酒之處累土為壚以居酒瓮四边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壚故名壚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壚為對溫酒火盧失其義矣我愛李侍中摽摽摽必小切七尺強唐書李光顏字光遠葛旃少敎以騎射毎歎其天資栗律已所不逮長從河東軍為裨將元和九年討蔡以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踰月擢本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殺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時晨壓其營以陳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

刀潰北當此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始裴度宣尉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義必立功十一年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擢奏入帝大悅厚賚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郾城去去裴度築赫連城於沲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垠度危甚光顏力戰卻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奔騎去顛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光顏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入朝召對麟德殿賜予蕃渥命宴其第穆宗立召還賜開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軍進兼侍中敬宗初直拜司徒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贈大尉謚曰忠

白羽八扎弓

鮑明遠擬古詩留我一白羽註白羽矢名左傳楽由基蹲甲射之徹七孔列女傳晉平公使工人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孔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勞矣幹生大山之阿一日三覩陽傳以燕牛之角纒以荆麋之筋附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選也不穿一孔是君不能射也而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公以其言為儀而穿七孔工得出賜金三鎰註云孔鏃也燕角善楚筋細河膠黏

膛歷綠檀槍

遁甲開山圖河東有猇頭山多青檀可以為良弓

風前略橫陣紫髯分兩傍

三國志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而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曰是孫會稽仲謀也

淮

西萬虎士怒目不敢當見上李侍中註又見韓公平淮西碑

功成賜宴麟德殿韓文李愬墓銘元和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俱来朝上為之燕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

猨超鶻掠廣毬場西京賦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

三千宮女側頭看後漢書皇后紀論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

相排蹋碎雙明璫洛神賦獻江南之明璫註耳珠曰璫

旌竿標標旗燿燿意氣横鞭歸故鄉

我愛朱處士謂朱道靈三卷有贈詩後漢書劉寬傳註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

三吴當中央十道志蘇州註秦始皇二十五

年以越并吳丹陽吳興三郡是為三吳罷亞本註稻名百項稻西風
吹半黃尚可活鄉里豈唯滿囷倉君後嶺翠撲
撲普木切拂著也前溪碧決決詩瞻彼洛矣惟水決決霧曉起
鳧鴈日晚下牛羊詩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叔舅欲飲我
社甕爾來嘗伯姊子欲歸彼亦有壺發西軒
下柳塢東陌繞荷塘姻親骨肉舍煙火遥相
望太守政如水漢書郡守秦官掌理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元二年更名
郡守為太守詩吏政化平如水長官貪似狼語林以縣令為長官以縣丞為

貲府漢書項羽傳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如征輸一云畢

任爾自存王我昔造其室羽儀鸞鶴翔易漸鴻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幽通賦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交橫碧流上

竹映琴書牀出語無近俗堯舜禹武湯問今

天子少唐書文宗本紀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諱昂穆宗第二子元和四年十月十日生長慶元年封江王寶曆二年十二月八日敬宗遇害乙巳即位于宣政殿開成五年正月上崩於大明宮之大和殿享壽三十三誰人為棟梁晉書庾敳見和嶠而歎曰森森如千丈松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我曰天子聖晉公

提紀綱聯兵數十萬附海正誅滄君舊唐書文宗紀大和四年九月壬午以守司徒平章事晉国公裴度守司徒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度傳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竊弄兵柄以求繼襲度請行誅伐踰年而同捷誅因拜疏上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倣諸有司詔從之謂言大義小不

義取易席卷如探囊漢書高紀秉要而運席卷三秦莊子肱篋探囊

犀甲吳兵鬪弓弩周禮冬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虵矛燕騎馳鋒鏑晉書載記晉將陳安與刘曜力戰敗道山谷間曜使人斬之隴上人歌曰隴上壯士曰陳安軀

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壯士同心肝丈八蛇矛左右盤七尺刀奮如湍豈知三載

凡百戰本集罪言昨日誅滄頓之三年漢書武安君百戰百勝鈎車不

得望其𦉘𦉘音護詩傳夏后氏曰鈎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也鄭玄云鈎鈎般行曲直有正也答云此山外有事同胡羌

誰將國伐叛話與釣魚郎溪南重迴首一逕

出脩篁爾來十三歲按本集大和四年陪沈公自江西幕移鎮宣城

會昌二年七月出守黃州自會昌二年逆數至大和四年十三歲矣斯人未曾

忘往往自撫己淚下神蒼茫御史詔分洛唐書

本傳擢監察御史分司東都舉趾何猖狂左傳舉趾高心不固矣闕下諫官業拜疏無文章尋僧解幽夢乞酒緩愁腸豈為妻子計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易皇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詩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絃歌教燕趙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蘭芷浴河湟楚詞浴蘭湯兮沐芳華又曰蘭芷變而不芳兮新唐書吐蕃傳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贊曰吐蕃回鶻號強雄為中國害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腥羶一掃洒嵇康絕交書漫之羶腥註羶亦腥也又羊羶

羊臭也音尸連切兇狠皆披攘唐書子建責躬詩朱旗所拂九土披攘註披攘猶披靡也生入但眠食壽域富農桑漢書王吉上疏陛下驅一世之民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孤吟志在此自亦笑荒唐莊子天下篇荒唐之說文謂荒唐廣大無域畔也叔江郡雨初霽刀好截秋光池邊成獨酌擁鼻菊枝香醺酣更唱大平曲仁聖天子壽無疆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四月乙丑太子太保牛僧孺等上章請加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

張好好詩并序

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唐書沈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貞元末舉進士從登制科授太子校書郎召入翰林為學士改中書舍人出為湖南觀察使寶曆二年入拜尚書左丞復出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入為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托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收極當時選）好年十三始以善歌來樂籍中後一歲公移鎮宣城復置好好於宣城籍中後二歲為沈

著作述師以雙璲納之後二歲於洛陽東城重覩好好感舊傷懷故題詩贈之

君為豫章妹新唐書地理志江南道洪州有豫章郡領內南昌縣本豫章武德五年析置鍾陵縣十三繞有餘翠盃測劣切正律二切草生皃鳳生尾丹葉蓮含跗甫無切足也高閣倚天半新唐書王勃字子安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沆然不辭云云又摭言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勃雖在坐而閻公意屬子婿孟學士者為之已宿搆矣及以紙筆巡讓賓客至勃略不辭讓

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

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沉吟不言又言落霞与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矣遂亟請宴所極歡而罷章江聯碧虛十道志江

南道洪州有豫江註江連九江章此地試君唱特使華筵鋪

主公顧四座始訝來踟蹰吳娃起引贊刻調林吳

郗駝註吳俗謂妙女為娃低徊映長裾雙鬟可高下纔過

青羅襦梁王僧孺寵姬詩玉時可拂羅襦詎難辭歛盼盼乍垂袖

一聲離鳳呼繁絃迸關紐塞管裂圓蘆漢書胡茄

者胡人卷蘆葉吹之作樂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以為武樂有出塞入塞之曲衆音不能逐鳥衣鳥穿雲獨王公再三嘆謂言天下殊賜之天馬錦見上辟邪旗注副以水犀梳韓昭越語犀形似豕而大今徼外所送有山犀有水犀角陽雜組辟塵犀為簪梳塵不著髮龍沙著秋浪唐賢記許真君傳豫章有龍沙洲明月遊東湖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為踈玉質隨月滿拾遺記蜀先主甘后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乃后長而體貌特異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治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豔態逐春舒絳脣

漸輕巧蕪城賦東都妙姬南國佳人蕙心紈質玉兒絳脣雲步轉虛徐爾雅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旌旆忽東下沈公移鎮宣城笙歌隨舳艫漢書武記舳艫千里註舳船後持柁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霜凋謝樓樹李翰林集有秋夜登宣城謝朓北樓詩沙暖句溪蒲李翰林集宣州別事少府詩詵心句溪月清耳敬亭猨身外任塵土樽前極懽娛飄然集仙客本註著作嘗任集賢校理廣記隋煬景率姓輕屢飄〻然恒有雲間異唐六典開元十三年召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故名集賢殿諷賦欺相如陽子法言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

衕也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漢書相如事景帝帝不好詞賦因病免游梁梁乃著子虛賦上讀子虛賦而善之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聘之碧瑤珮載以紫雲車漢武內傳王母乘紫雲車駕九色班麟洞閑水聲遠月高蟾影孤五經通義月中有兔与蟾蠩何月陰也蟾蠩陽也而与兔並明陰係於陽也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史記酈生傳沛公至酈高陽傳舍使人召生酈生曰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洛城重相見婥婥昌若切美皃為當壚見上註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頭朋遊

今在否落拓更能無廣記杜子春落拓不事産業門館慟哭後舊唐書文宗本紀大和九年四月吏部侍郎沈傳師卒晉書謝安傳羊曇者大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慼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処寞落故山丘目慟哭而去水雲秋景初斜日掛衰柳涼風生座隅灑盡滿衿淚短歌聊一書

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

小姪名阿宜未得三尺長頭圓筋骨緊兩臉

明且光去年學官人竹馬逮四廊竹馬見上註指
揮群兒輩意氣何堅剛今年始讀書卜口三
五行隨兄且夕去歛手整衣裳去歲冬至日
拜我立我旁祝爾頭爾貴仍且壽命長今年
我江外今日生一陽易復卦跡至一陽生冬憶爾不可
見祝爾傾一觴陽德比君子初生甚微差排
隂出九地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萬物隨
開張一似小兒學日就復月將詩日就月將勤勤

不自已二十能文章仕官至公相致君作堯
湯我家公相家鋼珮嘗丁當舊第開宋門長
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蒲堂家集二
百編唐書杜佑字君卿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刘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刘向佑以為未尽因廣其闕參益新礼為二百篇自号通典上下馳皇王多是撫州寫今來五紀強孔安國尚書傳十二年曰紀尚可與爾讀助爾為賢良經書
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艷濃薰班馬

香謝靈運傳論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
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李杜泛浩浩韓柳學
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老子強梁者不得其死
願爾一祝後讀書日日攻一日讀十紙一月
讀一箱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
去取官如驅羊晉紀總論擾天下如驅群羊註驅群羊言易也吾兄
若好古學問不可量晝居府中治夜歸書滿
牀後貴有金玉必不為爾藏新唐書杜佑子式方式方子杜

悰式方弟從甫子杜牧旧唐書悰以蔭三遷太子司議郎元和九年選尚公主召見于麟

德殿尋尚岐陽公主加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岐陽憲宗長女會昌中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尋加左僕射大中初出鎮西川餞復入相加司空繼加司徒歷鎮重藩至是

加大傅邠国公崔昭生崔芸孚兼煞生宦郎唐書齊映傳李兼為

江西獻六尺錄稅堆錢一百屋破散何披猖蚩良切猖狂也

韓公詩說怪相披猖今雖未即死餓凍幾欲僵叅軍與

縣尉塵土驚劻勷上音匡下汝羊切劻勷逼迫兒一語不中

治鞭笞身滿瘡遯齋閒覽叅軍簿尉受笞杜甫詩去脫身簿尉中始與捶

楚辭韓愈云判司卑官不敢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云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以此知唐之參軍簿尉有過即受笞杖之刑猶今胥吏

官罷得絲髮唐書張柬之傳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好買百樹桑稅錢未輸足得米不敢嘗願爾聞我語懽喜入心腸大明帝宮闕唐會要貞觀八年營永安宮至九年改名大明宮以備太上皇清暑咸亨元年改為含元殿長安元年又改為大明宮含元杜曲我池塘詩史杜曲幸有桑麻田註杜曲在長安俗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言近宗我若自潦倒嵇康書曰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疏不切事情看汝爭翱翔總

語諸少道此詩不可忘 晉書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沉裕曰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遍看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也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李甘詩 唐書李甘字和鼎長慶末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等累擢侍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讙言將用之甘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自麻出我必壞之既而麻出乃以趙儋為鄜坊節度使甘坐輕

肆貶封州司馬而李訓亦惡註鄙是註卒不相甘終于貶

大和八九年文宗号盡九年訓注擅權虎戎秩鄭註始以蔡術

遊長安元和中李愬為襄陽節度使註往依之愬得其蔡力因厚遇之從愬致鎮徐州又

為戎事註說辯陰佞善探入意旨與愬籌謀未嘗不中其意軍政可否與之參決然挾邪

往數專作威福時王守澄監軍深惡註白于愬愬曰彼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及見註

與語恨見之晚也及守澄入知樞密授註通王府司馬神策判官中外駭歎文宗召注對

浴堂門賜錦綵召對之夕彗出東方長三尺光輝甚聚尋遷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李

訓己在禁庭兩新合從天子益惑其說李訓者進士擢第形皃魁梧神情洒落辭敏智捷

善揣人意李逢吉訓之從父也逢吉為河南尹思復為宰相且深惡裴度訓揣知其意即
以奇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以為然遺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注
得賂甚悅因薦于中尉王守澄乃以注之薦為訓之易道合薦于文宗帝見甚奇之識迁
翰林侍講學士兩省諫官伏閣切諫言訓姦邪不宜令侍宸扆文宗終不听訓在翰林講
易之際語及蒼伯之事則爭三憤激以動上心上之謀於訓注自是二人寵幸言無不從儱
援訓禮部侍郎平章事既秉權即謀誅內堅中官陳弘慶自元和末負殺逆之名時為
襄陽監軍召而杖殺於青泥驛復酖殺王守澄訓愈[illegible][illegible]顧天下之人有冀訓以致大平
者不命人主[illegible]其言訓雖為鄭注引用勢不兩立復出注為鳳翔節度使侯誅內堅即兼

圖註乃以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王播為大原節度使羅立言知京兆尹事韓約為金吾事冀行餘王播以赴鎮間廣令召募豪俠及金吾臺府之從者俾集其事二日帝御紫宸韓約奏金吾左仗院宅石榴樹夜來自有甘露李訓奏請親幸左仗觀之班退上乘軟輿出紫宸門昇含元殿令內臣仇士良視之中尉樞密至左仗聞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迎帝入內訓攀輦呼曰陛下不得入內帝瞋目叱訓內官郗志榮奮拳擊訓胷即仆於地須臾內官率禁兵露刃出閤門遇人即殺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聞難走出訓單騎入終南山投僧宗密乃趨鳳翔欲依鄭註為盩厔鎮將所得械送京師訓恐受榜掠乃謂兵士曰所在有兵得我者即富貴不如持我首行及斬訓行註聞訓事發自鳳翔率兵五百餘人赴

開至扶風聞訓死乃还監軍使已得詔新
註傳首京師籍没其家財得絹一百萬疋他
貨籍是王涯賈餗舒元輿王播等並族誅涯
等十一家資貨並為軍士所分昭義軍節度
使劉從諫上三章求示涯等三相辠名仇士
良頗懷憂恐宦官等兇焔稍息士人賴之詩
蓋取武臣
闘如𧦅虎
潛身九地底
九地已
出上
轉上青天去
四海鏡澄清千官雲片縷公私各閑暇追遊存
日相伍豈知禍亂根枝葉潛滋茂九年夏四
月天誠若言語烈風駕地震徬雷驅猛雨夜
於正殿階拔去千年樹
新唐文宗紀大和九
年四月辛丑大風拔

木落含元殿鴟尾壞門觀 吾君不省覺二兇日威武 李訓鄭注

操持北斗柄開閉天關路 後漢書李固待詔曰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韓公詩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接 森森明廷士縮縮循牆鼠 左傳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柳子鶻說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 平生負名節一旦如奴虜指名為鉤黨 後漢書有黨錮傳 狀跡誰告訴喜無李杜誅 後漢書靈帝紀建寧二年中常侍侯覽諷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大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等皆為鉤黨下獄死

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屬杜密傳密遷河南尹轉大僕黨事既起免歸本

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

敢憚說鉗舌

史記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求布千金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迺髡鉗

布衣葛衣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朱家

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謂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

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滕公待問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布

時當秋夜月

日直日庚午喧喧皆傳言明晨相登注予時

與和鼎官班各持斧

漢書百官公卿表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

猾售不疑傳畢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本集大和九年爲監察御史

和鼎顧予云我死有處所左傳其友謂很曋曰盍死曋曰吾未獲死所

當連掣詔書退立須鼎俎天官內饔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体実之註取於鑊以実鼎取於鼎以実俎

取君門曉日開

赭案積霞布儼雅千官容晉靈光殿賦註儼雅不動皃

勃欝吾纍怒風賦勃煩寃揚雄反離騷斂予楚之湘纍又曰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註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僊姣皆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

適僑

命鄜將唐書文宗紀大和九年八月甲申以左神策軍大將軍趙儋爲鄜坊節度

徒

昨之傳者誤明日詔書下謫仟南荒去夜

登青泥坂郡國志與州青泥嶺懸崖萬仞上多雲雨屢成泥淖遂以為名墜

車傷左股病妻尚在牀稚子初離乳幽蘭思

楚澤楚辭結幽蘭兮延佇恨水啼湘渚史記屈原投汨羅以死賈誼弔

屈原文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註汨羅水流入湘川李白行路難屈原終投湘水濱汜

恍三閭魂西都賦魂恍恍以失度楚辭漁父云舊屈原既放江潭行吟澤畔顏色

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註三閭大夫屈原故官

悠悠一千古其冬二兇敗渙汗開湯罟易渙汗其

大孫史記成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
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賢者須丧王譏人尚推諸予於
後四年諫官事明主李集啓文宗段号開成初年為御史分察東都
至二年間額病眼告滿白日東下見病弟于揚州其年秋末自揚州入宣州幕至三年冬
除補闕四年二月北渡赴官常欲雪幽寃於時一裨補拜
章豈艱難膽薄多憂懼原化記人有勇怯必小由膽氣膽氣尚盛自
無所須可謂丈夫如何干斗氣晉書張華傳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雷
煥妙達緯象問之煥曰寶劍之精在豫章豐城即補煥豐城令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

(光氣非常中有双劍迸一劍与華留一自佩華得劍報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耶何復不至雖然神物終當合耳)竟作炎荒土題此涕滋筆以代投湘賦(漢書賈誼傳天子以誼為長沙王大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乃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

洛中送巽處士東遊詩

處士有儒術走可挾車輈(左傳公孫閼与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

註壇宇寬帖帖(荀子仰効君子言有壇宇行有方表註累土為壇宇屋邊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方表謂有所準也帖帖託協切安也)

鄣也符彩高酋蜀都賦符彩彪炳暉麗灼爍詩史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為酋自稱扨長也不愛事耕稼不樂于王侯四十餘年中超超為浪遊元和五六歲客于幽魏州幽魏多壯士意氣相淹留劉濟願跪履唐書刘濟傳貞元五年還左僕射充幽州節度使時烏桓鮮卑數冦邊刘濟師軍擊走之深入千餘里虜獲不可勝紀東北晏然漢書張良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乃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田興請建籌唐書憲宗紀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

安李其子懷諫自稱知軍府事李安之將田與以六州故于有司李安本傳立其子懷諫最幼不能事政決於私奴蔣士則數易置諸將軍中怒取田興為留後唐書建籌过樓

處士拱兩手笑之但棹頭詩史渠父棹頭不肯住自此

南走越漢書李布傳北走胡南走越尋山入羅浮羅浮山記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傳于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日南志羅浮山李蓬萊山一峯也有石瓊房瑤室七十二所願學不死藥世說蓬萊有群仙及不死之藥粗知其來由郄於童頂上蕭蕭

玄鬢抽謝惠連詩各勉玄鬢歡無貽白首歎我作八品吏通典監察

洛中如繫囚（御史從八品）事見上諫官明主註忽遭逢異處士豁若登高樓拂榻與之坐十日語不休論今星璨璨考古寒颼颼治亂掘根本蔓延（去聲）相牽鉤（寡婦賊顧蔦蘿之蔓延）武事何駿壯文理何優柔顏回捧俎豆項羽橫戈矛祥雲繞毛髮高浪開咽喉但可感鬼神安能為獻酬好入天子夢刻像來爾求（見上夔上註肅真相註）胡為去吳會（魏文帝雜詩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詩史輯丹下吳會註都會之會也謂當全吳都會之地）欲

浮滄海舟贈以蜀馬篤雜端公以馬鞭贈送御引裴迪官詩求鞭

曾上蜀山遙斷斷雲根下石橋副之胡罽裘爾雅氂罽也郭璞曰毛氂所以為罽今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續毛作衣文罽西胡毳布音居例切餞酒載三

斗東郊黃葉稠我感有淚下君唱高歌謂嵩

山高萬丈洛水流千秋十道志河南道洛州有洛水嵩高山往

事不可問天地空悠悠四百年炎漢歷代統記東西

兩漢自高祖盡獻帝通王莽合二十四帝四百二十六年東觀漢記亭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

三十代宗周左傳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

也詩赫赫宗周二三里遺者八九所高丘人生一世內何必多悲愁歌闋張良傳高祖謌數闋解攜而去信非吾輩流

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

山城樹葉紅下有碧溪水溪橋向吳路酒旗誇酒美下馬此送君高歌爲君醉念君包材能百工在城壘空山三十年鹿裘掛窗睡漢書司馬遷傳夏日葛衣冬日鹿裘自言隴西公飄然我知已史記

晏嬰傳君子仲於知己屈於不知己擧酒屬吳門令朝爲君起

懸弓三百斤東觀漢記蓋延彎弓三百斤懷囊書數萬紙戰

賊即戰賊爲吏即爲吏盡我所有無惟公之

指使子曰隴西公謫謫大君子楚辭註謫謫盛皃常

思掄群材新序子貢曰獨不聞子產相鄭乎掄材推賢抑惡揚善一爲

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眼皆不棄大者麁麤十

圍漢書敘傳十圍之材始生如蘗小者細一指楫擿與棟

梁楄先結切限也㮿其月切門梱也施之皆有位忽然豎明

堂孝經援神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一揮立能致予亦何為者史記項羽本紀樊噲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驂乘樊噲者也亦受公恩紀曹植表發恩紀之違甚於路人註恩紀謂應有恩情相紀録久皆如路人也處士常有言殘虜為天豕常恨兩手空不得一馬箠今依隴西公如虎搏兩翅東京賦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李善註嬴秦也周書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也搏翼謂若翼也搏与附同公非刺史材堂坐嚴廊地漢書董仲舒傳遊於岩廊之上註堂過廡嵒廊嵒峻之廊也處士題

奇姿必展平生志東吳饒風光翠巘多名寺

蹤煙疊疊秋無匪切美見獨酌平生思因書問故

人能忘批匹迷切紙尾公或憶姓名為說都燕

辭

長安送友人遊湖南

子姓劉弘和愚衷深褊狷上方緬切急也陡也下古縣切褊急

相捨嚶譊中吾過何由鮮楚南饒風煙湘

岸若縈宛山客久陽多人稀芳草遠青梅繁

枝低班笥新梢短莫哭葬魚人楚詞漁父篇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酒醒且眠飯

皇風

仁聖天子神且武見上仁聖天子壽無疆註內興文教外披攘詩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以德化人漢文帝見上作漢大平基註側身修道周宣王詩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遠音剛蹊跮巢穴盡空塞西京賦遠杜蹊塞註遠蹊皆獸

弛也杜塞也禮樂刑政皆弛張礼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何當提筆待巡狩東坡詩史補註李斯曰丈夫見提筆鼓吻取富貴易若舉杯盂子巡狩者巡方守也前驅白旆矛河湟前漢司馬相如至蜀太守已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詩織文鳥章白旆央央河湟已出上

雪中書懷

臘雪一尺厚雲凍寒頑凝孤城大澤畔人跡煙火微憤悱欲誰語論語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憂慍不能持天子號仁聖任賢如事師凡稱曰治具漢書

法令者治之具大小無不施明達開廣敬才儁受羈
維如日月恒升詩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若鸞鳳葳蕤景福
賦沉羽毛之葳蕤註葳蕤毛羽美皃人才自朽下棄去亦其宜
北虜懷亭障閒屯千里師牽連久不解他盜
恐旁窺史記始皇乃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城河上為塞又
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八月迴鶻烏介可汗
過天德至杷頭峯北俘掠雲朔北川詔劉沔出師守鴈門諸關三年二月劉沔奏昨率諸
道之師至大同軍遣石雄襲迴鶻牙帳雄大敗迴鶻於殺胡山烏介可汗被創而走迎得

太和公主至雲州是日御宣政殿百寮稱賀令集上李司徒論用兵書以其愚見不言剋積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才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筭深遠北虜即日敗上倘使北虜至今尚存沿边猶須轉戰迴覆上黨豈能討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難自古皆因攻伐未辭旁有他变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漢書高紀吾入關封府庫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盗也

臣實有長策

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議食肉寢其皮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晉大夫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子四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与

馬州緯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
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
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
禽獸臣食其肉而寢処其皮矣
斯乃廟堂事
淮南子運籌於廟堂之上而决勝乎千里之
外通典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東曰青陽南
曰明堂西曰總章北
曰玄堂中央曰大廟
爾微非爾知向來躡等語
戴礼學
不躡等
長作陷身機
燕太子丹西質於秦
秦王不礼丹乃求歸
秦王曰待烏頭白馬生角當放子故太子仰
天而歎烏為之白頭馬為之生角秦王大驚
乃遣丹故秦王使人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
過而橋不發橋下乃有二龍負之丹遂得歸
行當臘欲破酒齊
去
声
不可遲
周禮酒正辨五
齊之名一曰泛

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且想春候暖甕間傾一巵

雨中作

賤子本幽懦漢書王邑請召賓邑稱賤子多爲佳賢侮得州荒僻中更值連江雨一褐擁秋寒小窗侵竹鵠濁醪氣色嚴皤腹[illegible]舉右左傳皤其腹酣酣天地寬祝祝嵇劉伍嵇康劉伶但爲適性情豈是藏鱗羽後漢書逸民傳曰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大息言

日夫龍不隱蹤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一世一萬朝論語註三十年

曰世朝朝醉中去

偶遊石盎僧舍宣州作

敬岑草浮光宣城郡圖經敬亭山在宣城縣北十里句沚水解

脉見上句溪註盎鬱乍下小怡融凝嚴忽頹拆梅顏力對

切絲節也暖眠酣風緒和無力鳧浴漲汪汪烏光切停

水也又水深廣大也鷗嬌村暮幕莫秋切說文覆也落日美樓才

臺輕煙飾阡陌瀲淥古津遠積潤苔基釋孰

謂漢陵人漢陵杜陵來作江汀客載籌念無能謝眺
詩載籌陪旌榮註載用也捧籌慙所畫漢書高紀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之孫吾不如子房任戀偶追陪逢幽果遭適僧語淡
如雲塵事繁堪織今古幾輩人而我何能息
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即事先寄吳中孝郎
中
清淮控隋漕通與隋煬帝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浪宕渠
也北走長安道橋形櫛櫛斜浪態迤迤待他切

好衫旭紅可染明河澹如掃澤闊鳥來遲村飢人語早露蔓蟲絲多風蒲鷺雛老秋思高蕭蕭客愁長鳥鳥因懷京洛間宦遊何感草什伍持津梁漢書刑法志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喪同憂注五人為伍伍伍為什須湧爭追討翻便去聲詎可尋幾秘安能考小人之馨香左傳修明德以薦馨香上下將何禱論語禱爾于上下神祇唯有君子心顯豁知幽抱

獨酌

長空碧杳杳萬古一飛鳥生前酒伴閑愁醉閑多少煙深隋家寺殷（乚山切赤黑色也）葉暗相照獨佩一壺遊秋毫泰山小（見上何者為歐陽註）

惜春

春半年已除其餘強為有即此醉殘花便同嘗臘酒悵望送春盃殷勤掃花帚誰為駐東流年年長在手

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去夏疎雨餘同倚朱欄語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恨如春草多事與孤鴻去楚岸柳何窮十道志淮南道有安州注戰國時入楚別愁紛若絮

過驪山作

始皇東遊出周鼎史記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始皇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入水求之不得劉項縱觀皆引頸漢書高紀縱觀秦皇帝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觀音土喚切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史項羽本紀秦始皇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剗平

天下實辛勤　却爲道傍窮百姓　黔首不愚爾益愚　史記秦始皇紀更名民曰黔首太史公曰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書以愚黔首

千里函關囚獨夫　漢書張良曰關中後野千里又曰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函關獨夫見上

牧童火入九泉底　燒作灰時猶未枯　右三輔黃圖秦始皇葬驪山六年之間爲項籍所發牧兒放羊而墮羊冢中燃火求羊燒其藏椁西都賦貫三光而洞九泉李善註燕太子丹懷恨入於九泉

池州送孟遲先輩

昔子來陵陽　十道志宣州有陵陽山　時當苦炎熱　我雖

在金臺按本集開成三年後為宣州幕團練判官新語燕王噲為齊所殺昭王立迺謂左右曰安得賢士與之同心以報先王之耻郭隗曰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昭王於是為隗築臺於碣石山前以金玉飾之號曰黃金臺以尊郭隗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赴燕〻頭角長垂折奉披塵意驚立語平生豁寺樓最寒軒坐送飛鳥沒一鐏中夜酒半破前峯月韓公詩新月憐半破煙院松飄蕭風廊行交戛古八切措也書戛擊鳴球時步郭西南繚遶茗圓折尸子凡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游鳥鬱

丁丁小溪光仌仌詩伐木丁丁音八切水灯兒仌雛落兒娉

婷張繹之出塞行驟褭青綠騎娉婷紅粉粧機絲弄啞軋煙縷樹

姿嬌雨餘山態活仲秋往歷陽十道志淮南道和州歷陽

註縣漢同上牛磯歇十道志宣州有牛渚山大江吞天去

一練橫坤抹千帆羨蒲風曉日殷鮮血歷陽

裴大守襟韻苦起越鞹鼓書騏驎者君擊狂

節魏略王朗荅大祖曰承宗之日撫掌擊節雖踏袖颭職琰切風動物也風應

勞恨粉啼還咽明年添諫官見上諫官事明主註綠樹

秦川闊見上晚晴眺序子提健筆來詩史健筆送鵾鷄勢若

夸父渴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嵎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九衢林馬檛十道志長安有六街九陌左傳繞朝贈之以策杜預云馬檛也類篇過檛同音張瓜切箠也千門織車

轍秦臺破心膽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其尤驚異者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藏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掩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殺之黥陣驚毛髮漢書黥布傳布反上自將擊布布兵精甚

上乃壁廝城望布軍置陣如項籍軍上惡之子既屈一鳴史記淮于驍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余固宜三刖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於荆山中献之厲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又献之王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抱其璧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継之以血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和氏之璧慵憂長者來漢書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韓子曰重厚自尊謂之長者亡病慵長街唱何葛切呼也僧爐風雪夜相對眠一褐暖灰重擁瓶曉粥還分鉢青雲馬生角史記

須賈謂范雎曰不意君自致青雲之上揚雄解嘲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馬生角已出亡

黃州使持節唐書本傳曰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復乞為湖州刺史唐會要武德元年詔諸州總管加號使持節

秦嶺望樊川見上晚晴賦序

註

祇得迴頭別商山四皓祠漢書漢興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當秦之時避世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十道志商州高車山註高士傳山上有四皓碑又有祠皆惠帝所立高后使張良詣此迎四皓因名之

心與樗蒲說樗蒲見藝文類聚

大澤蒹葭風孤城狐兔窟且復考詩書無因見簪笏古訓屹如山古風冷

刮骨周鼎列瓶甖周鼎已出上　荆壁橫拋掇荆壁已出

上下音薩抹掇也力盡不可取忽忽狂歌發司馬子長書居

則忽忽註忽忽愁亂貌三年未為苦兩郡非不達秋浦

倚吳江適典秋浦縣今池州分宣州置去織飛青鷁溪山好

圖畫詞聲深闉闍竹岡森丞林花塢團宮纈

胡結切帛染為花也景物非不佳獨坐如韝紲上古侯切射韝

臂捍也下私列切系也李白詩羈紲韝上鷹丹鵲東飛來拾遺記周成王

時塗脩國獻丹鵲一雄一雌孟夏取翅為扇一名條翮一名玄影西京雜記陸賈曰乾鵲

巢而行人至跡知鴉集而百事喜遯齊閒覽南
人喜鵲聲而惡鵶聲吉凶不常鵲声吉多凶
沙故俗呼鵲声吉喃喃女咸切送君扎呼兒旋
所謂乹鵲是也
去声供衎走門空踏襪士發切說文足衣也手把一枝物
桂花香帶雪庾肩吾詩兗桂恒留雪天花不待春喜極至無言
笑餘翻不祝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
瞬中我欲東召龍伯翁列子龍伯之国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
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趨故其
国灼其骨以數焉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国使
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
羲神農時其国人猶數十丈上天揭取北斗

柄見上操持此斗柄註蓬萊頂上斡海水水盡到底看海空續神仙傳蓬萊偏弱水三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月於何處去日於何處來跳丸相趂走不住韓公詩日月如跳丸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為灰酌此一盃酒與君狂且歌離別豈足更關意衰老相隨可奈何

重送一首

手撚金僕姑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万註金僕姑矢名腰

懸玉轆轤藝文類聚羅敷行腰中鹿盧劍價直千万餘晉灼漢書註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杷頭峯北正好去見上聞范千里師註唐書李德裕傳迴鶻進逼振武保大栅杷頭峯以畧朔川轉戰雲川德裕曰杷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係取可汗鉗作奴唐書可汗蓄王孫也汗音河干切漢高紀田叔孟舒等自髡鉗為王家奴六宮雖念相如賦周礼註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為六宮也夫人已下分居焉長門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

悟主上皇后復得幸其那防邊重武夫那乃可切何也又乃个切奈也詩糾糾武夫

題池州弄水亭

弄水亭前溪颭灩上凝霄切清風曰颭下音焰水波動皃翠綃舞綺席草芊芊音千草盛皃紫嵐峯伍伍螭蟠得形勢翬飛如軒户詩如翬斯飛一鏡奩曲提萬丸跳猛雨檻前燕鴈棲扰上巴帆去叢鴛待脩廊密蓮媚幽圃杉樹碧為幢花駢紅作堵停

樽遲去呼曉月咽咽上幽渚客舟耿孤燈萬里

人夜語漫流胥苔樫飢鳧曬雪羽玄絲落鉤

餌吳都賦鉤餌縱橫註鉤餌鉤也置食者氷鱗看吞吐斷霓天

帔無狂燒失照切放火也漢旗怒漢書高紀贊漢旗幟上赤協于火德

曠朗半秋曉張景陽七命野曠朗而無塵註曠遠朗明也蕭瑟好

風露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註蕭瑟秋風皃光

絜凝可攬欲以襟懷貯幽抱吟九歌楚辭昔楚南郢

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愁思拂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礼歌

舞之樂其詞鄙野因為作九歌之曲羇情思湘浦四時皆異秋

終日為良遇應德璉詩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小山浸石稜

撐舟入幽處孤歌倚桂巖曉酒眠松塢紆餘

帶竹村上林賦紆餘逶迤註屈曲皃蠶鄉足砧杵塍神陵切稻

田畦也泉落環珮畦苗差纂組漢書景帝紀錦繡纂組害女紅

者也註纂亦組也風俗知所尚豪强耻孤侮隣喪不

相舂禮隣有喪舂不相註所以助哀也相謂以音声相勸公祖無詒負

農時貴伏臘楊惲書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簪瑱

事禮賂鄉校富華扎征行產强弩不能自勉

去但愧來何暮後漢書廉范為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其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儲水百姓為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平生無襦今五袴

故園漢上林十道志關內道雍州上林苑註武帝建元元年虞丘壽王奏置方三百里

信美非吾土王仲宣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題宣州開元寺本註寺置於東晉時

南朝謝眺城建康實錄始自吳起漢興平元年終于陳末禎明三年吳四帝東晉十一帝而禪于宋宋帝入而禪于齊齊七帝而禪于梁梁五帝而入于陳陳五帝立

隋開皇九年南朝六代四十帝二百三十一年南史謝朓字玄暉為宣城太守東吳最深處吳郡志東吳王孫權霸業而始亡國去如鴻遺寺藏煙塢樓飛九十尺廊環四百柱高高下下中吳語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注高高起臺榭下下深汙池也風繞松桂樹青苔照朱閣白鳥兩相語溪聲入僧夢月色暉粉堵閣景無旦夕凭欄有今古留我一鐏酒前山看春雨

大雨行本注開成三年宣州開元寺作

東報黑風駕海來海底卷上天中央三吳六月忽悽慘晚後點滴來蒼蹉鐘棧（任限切竹木之車曰）棧雷車軸轍壯矯躩蛟龍爪尾長神鞭鬼馭載陰帝來往噴灑何顛狂四面崩騰王京使萬里橫牙羽林槍（韻語陽秋詩人比兩如絲如膏之類甚多杜發力以羽林槍為比恐未盡其形似念昔遊詩分明撥擲羽林槍大雨行去四面崩騰玉存役萬里橫牙羽林槍豈去國妻斷之情不能忘鷄鵬豹尾中邪）雲纏風束亂敲磕黃帝來勝蚩尤強（史記黃帝本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

黄帝乃徵諸侯与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百川氣勢若豪俊坤關密鑠愁開張大和六年亦如此杜牧集邢君墓誌牧大和初舉進士第後六年牧於宣州事吏部沈公我時壯氣神洋洋東樓聳首看不足恨無羽翼高飛翔盡召邑中豪健者闊展朱盤開酒場奔觥進鼓助聲勢眼底不顧纖腰娘思玄賦舒眇婧之纖腰注眇婧纖腰見今年闒茸鬢已白漢書賈誼賦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注闒茸下材不肖之人也上吐盍切下人勇切奇遊壯觀唯深藏

吳都賦夫人之所壯觀也景物不盡人自老誰知前事

堪悲傷

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歸宣州

因題贈本集格開成三年自宣州幕除補闕四年二月赴官

敬亭山下百頃竹謝道志宣州敬亭山註青朓為宣城守於此賡嘉

雨而賦詩山有神祠中有詩人小謝城城高跨樓滿金

碧下聽一溪寒水聲梅花落逕香繚繞雪白

玉璫花下行縈風酒旆掛朱閣半醉遊人聞

弄發我初到此未三十大和四年年二十九陪沈公自江西幕移鎮宣城頭腦釤思廉切利也利筋骨輕畫堂檀板秋拍碎李白後序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一引有時聯十漢書引蕭本白詩史一奉類十觴觥音光老閑腰下丈二組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塵土高懸千載名陳書郭璞曰若輩不見此錯紙信名如日月懸空誰可掩蔽重遊鬢白事皆改見上我雖在金臺註唯見東流春水平對酒不敢把逢君還眼明雲罍看人捧詩我姑酌彼金罍許慎說文罍龜目酒尊

樽刻木作雲雷之象洮括筆談據禮書言罍
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中畫
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得一
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一
曲水細觀之是乃雲雷相間為飾如入者古
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者雷字也古文㗊
為雷象回旋之声其銅罍之飾皆一入一◎
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罍字㗊盖
古人以此飾罍後世自失傳耳波瞼任他橫辨睡目流勝而
橫波瞼九斂切眼瞼也一醉六十日古來聞阮注晋書阮籍傳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晋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
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宗求婚於籍
醉六十日乃不得言而止是非離別際始見醉中情晋書
桓温

問孟嘉曰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今日送君話前事高歌引劍還一傾江湖醉伴如相問終老烟波不計程

贈宣州元處士

陵陽北郭隱陵陽已出上身世兩忘者李白答蘇秀才詩身世如兩忘從君老煙水蓬蒿三畝居三輔決錄張仲蔚平陵人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淮南子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寬於一天下樽酒對不酌默與玄相話人生自不足愛嘆

遭逢寡

村行

春半南陽西（通典南陽鄧州）柔桑過村塢娉婷（普丁切）青柳風點點迴塘雨蓑唱牧羊兒籬窺蒨（此見切青葱之見）裙女半濕解征衫主人饋雞黍（論語子路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

史將軍二首

長鋌周都尉開如秋嶺雲取蝥弧登壘左傳公會齊侯鄭伯伐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註蝥弧旗名以騂鄭翼軍

百戰百勝價漢書武安君百戰百勝河南河北聞今遇

大平日老去誰憐君

壯氣蓋燕趙漢書項羽曰力拔山兮氣蓋世選詩燕趙多壯士耽耽

魁傑人易虎視耽耽彎弓五百步閑居賦谿子巨黍李善註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巨黍者皆射六百步之外許慎曰南方谿子蠻夷柘弩孫卿子曰繁弱巨黍古之良弓

長戟八十斤魏志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皃魁梧有志

節大祖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每戰鬬常先登陷陣大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与長刀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

河湟非內地安史有遺塵安祿山史思明何日武臺坐漢書李陵傳陵召見武臺註未央宮有武臺殿兵符授虎臣史記侯嬴謂魏公子無忌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魏王臥內而如姬出入臥內力能竊之

樊川文集卷第一　夾註

添註

阿房宮賦

溪漁隱叢話潘子真詩話去南豊先生曾子固言阿房宮賦最新鑄王石

金璣珠礫奔郡遷逝秦人覩之[illegible]甚惜當作璣璣蓋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元璣也又

言妝駐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變判於此矣

晚晴賦漁隱叢話隱居詩話[illegible]杜牧晚晴賦忽引舟于深灣忽八九[illegible]紅芰婉然

如婦姚然如女芰也妝乃指為荷花

張好好詩一聲離鳳呼詩話愁龜杜牧張好好詩聲局雜鳳呼

寄阿宜詩多是撫州寫文粹杜佑遺愛碑拜為撫州刺史

遊荐盡僧舍詩載筆忩無能札記史載筆士載言

沈處士赴蘇州詩酒旗誇酒美酒譜韓非子云宋人酤酒懸幟甚高酒市有旗始見於此或謂之帘

亦口曉景

郎事沈休文鍾山詩郎事既多美李善註郎事即鍾山中之事列子曰周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吟即事夜則昏憊熟寐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

裴坦判官歸宣州詩中有詩人小謝城白氏集有詠小謝紅藥當階翻詩按文選紅藥當階翻謝朓直中書省詩也